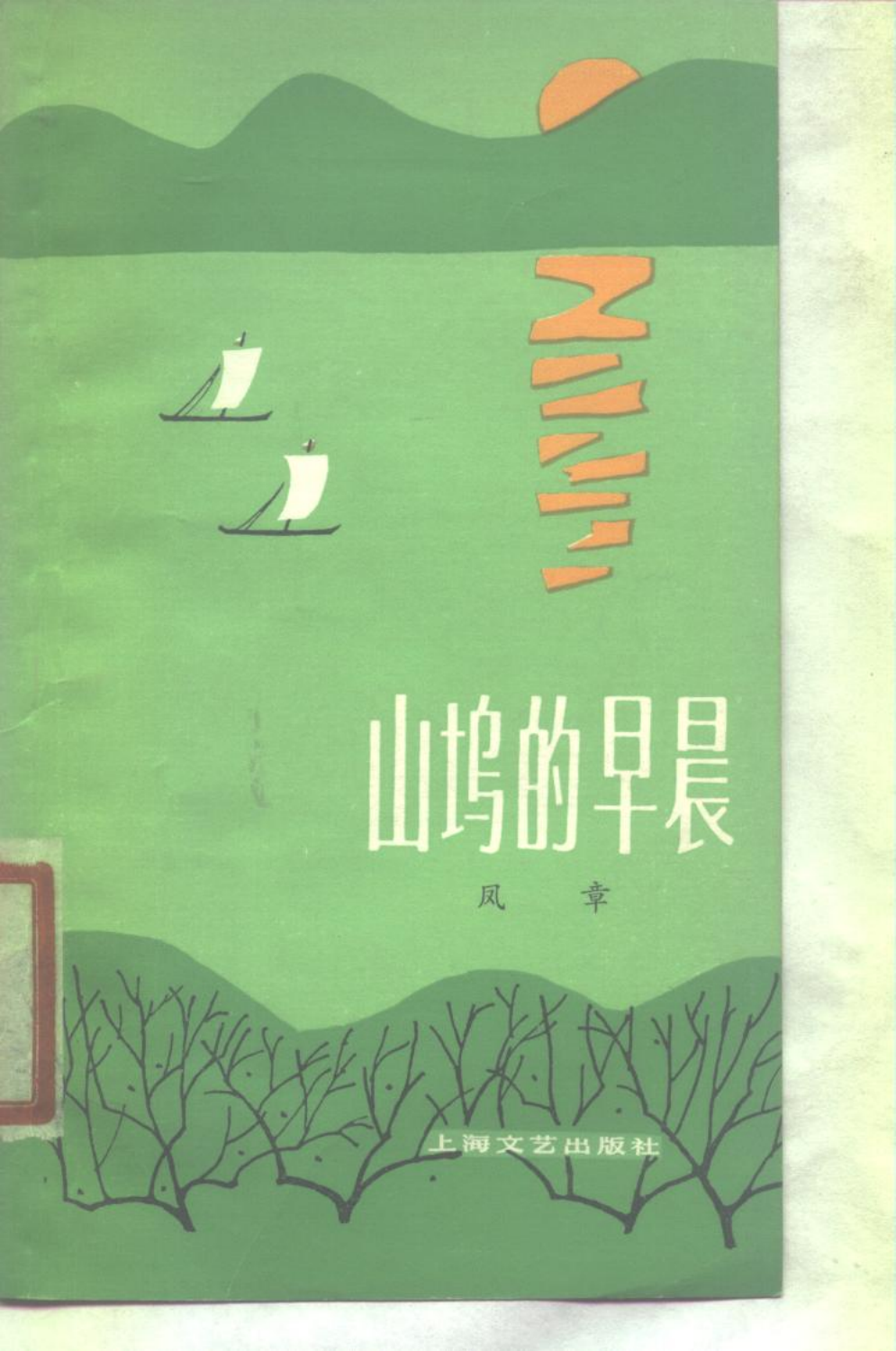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塢的早晨

山塢的早晨

凤 章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I267/57
D3021.15

山 塢 的 早 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插图：陆元林

责任编辑：吴早文

山 坞 的 早 晨

凤 章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125 插页 6 平 3 字数 70,000

1979 年 11 月第 1 版 197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4,000 册(内软精 1,000 册)

书号：10078·3113 定价：软精：0.51 元
平装：0.40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山坞的早晨》，是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写散文的选集。那时，在祖国大地上，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大变化，出现了龙腾虎跃的新气象。作者以生动、优美、细致的笔触，描绘了江南城乡、工农业战线涌现的新人新事新风尚，反映了山坞果林、水乡茶馆、古城织锦、花丛绣春、桥顶观烟、近海捕捞、荒滩围垦、绿水深情、双洞探奇、虎丘种花……等多方面的沸腾生活。

· 目 录 ·

山塢的早晨	(1)
水港桥畔	(10)
飞雪迎春	(20)
烟	(27)
绣春图	(33)
百花手上开	(39)
小麦扬花时节	(52)
绿水深情	(65)
威力	(81)
双洞探奇记	(94)
虎丘花农散记	(101)
海边随笔	(110)
金滩的诞生	(119)
传经	(131)
春天是这样开始的	(138)
后记	(159)



山坞的早晨

山坞里多鸟。天刚明，阵阵宛转啾鸣之声，惊破了我的好梦。昨天，翻白沙岭，穿花岔峰，踏着有名的二十四弯羊肠山道，来到这个盛产枇杷的山坞，天已大黑了。真是疲累异常。正说痛痛快快地睡个早觉，谁知这么早就不得不醒了。这也好，让我饱赏一下这山坞里清晨的景色吧。怕惊动隔壁房间里酣睡的主人——这个生产大队第五小队社员潘阿乔老爹，我就轻轻地披衣下床，推开竹篱笆门，向东边山坡漫步。

这是多美呀！天空，是淡蓝的，明净得象晶莹的玻璃一样；在它东边的边缘上，横着一条窄

长的绚烂的金色带子。这条带子慢慢地向上扩展，扩展，一刹那间，就形成一块巨大瑰丽的红霞，半个天空都映红了。葱绿的树，青翠的草，苍黛峻峭的山坡，整个山坞和山坞里的村落，都被包裹在霞光的彩色里。空气是滋润的，清新的，带点甜味和清香；风是软的，柔和的，象是极软的绢或绸子，在轻轻地拂你的面孔。我感到头脑轻快极了，心胸宽广极了，呼吸舒畅极了。我贪婪地放眼四望。猛然，我看到，在向南一面山坡的绿树丛中，落满了金光闪闪的星星。是昨夜银河倾泻在这山坡上吗？呵，那是枇杷园！枇杷树上满挂着丰硕的枇杷，在清晨的霞光映照下，象只只黄金铸的果子，发出闪闪金光。于是山坡就现出一种叫人陶醉的景色，它象一杯浓冽香醇的美酒，你刚把嘴唇沾到酒杯边儿，就要醉了。

我踏着山坡上的石级，一步步向上走，空气里的甜味和清香越来越浓。眼前，光亮突然暗了一些，原来我已经到了枇杷园。山坡上的枇杷树和平地上不同，它们长在石坎镶边的梯形地基上，一层一层地排上去。抬头一看，显得分外苍劲、有神。那沉甸甸的枇杷，长得多大，

多密，压弯了枝头！由于浓郁茂密的枝叶遮住了外面的霞光，这才显出白沙枇杷的本色。它们不象在霞光里那么金黄了，而是淡淡的黄色；薄薄的皮，透明的，里面饱含着甜蜜的汁水。似乎只要轻轻一吹，就会把它吹破。有几只枇杷上还沾着一两颗晶莹的露珠。它们发出一种诱人的清香，你恨不得摘一个尝尝，可是，你又舍不得，哪怕用手指碰它一碰都舍不得。这么漂亮的果子，真舍不得把它送进嘴里呵！

忽然，我听到一种竹梆子声，从树丛深处传来。在“笃笃笃，笃笃笃”的有规律的声音里，山更幽了，树更静了；虽然，近处仍有鸟的喧鸣，树叶的细语。这种单纯而清脆的梆声带来的，是清寂和幽静，听了不能不叫人心旷神怡。

竹梆声越来越近，我看见从高处石坎上，枇杷树丛中转出一位老人来。他头戴挡露水的遮阳草帽，身穿一件老蓝布的对襟夹袄，没有扣钮扣，腰里扎了根粗带子。宽脸，细眼，粗眉，花白胡子。胸前挂着一根竹梆，边走边敲，精神奕奕，冉冉而下。这不是潘阿乔老爹吗？我喊道：“阿乔老爹，你好早！我还以为你在睡觉哩！”他也看见了我，笑道：“鸟儿都起身了，我还能不

起？”他摆了摆手上敲竹梆的木棒头，“我这里有公事。”我问：“这是什么公事？”他说：“你看，鸟，这么多馋嘴鸟，闻到枇杷的香味都来了，不赶赶它们还行？”

原来每当枇杷成熟的季节，潘阿乔老爹就担当守林惊鸟的任务。

他是个六十开外的人了。眼力有点不济，耳朵却特别尖利。在一群鸟的喧鸣声里，他马上能听出这里有几种什么鸟，是害鸟还是益鸟。

“你听，唧唧咕咕，唧唧咕咕，这是山鸽子，在树枝头上踱步哩，是吧？你别看它傻里傻气的，它可老实，勤快，不吃果子，专吃果树上的害虫。那是八哥的声音，圆润好听吧？山坞里数它最唠叨，最喜欢卖弄它的嗓子。它的嘴有些馋，有时偷点果子吃，不过吃得不多。咯唧唧，咯唧唧，这是叫叶鸟，枇杷熟了，雄的就向雌的求亲。你听，它们在叫‘干姐姐，干姐姐’哩，叫得这么亲，一点也不害羞。你听到百灵和画眉在对唱吗？就同我们村里年轻人对山歌一样，一搭上腔，就不肯罢休罗。”

我又听到一种鸣声，清脆而甜润，明晰响亮；有时高昂，有时低婉；如玉珠在滚动，如银铃

在摇荡。我问这是一种什么鸟？

“这叫秀眼。你留神看，长得标致哩！一身金黄的羽毛，有点象黄莺，象芙蓉，却比黄莺芙蓉大；它有一副白眉毛，又象画眉，却比画眉小。山坞里的鸟，数它最好看，唱得最好听。不过，就象对人一样，论好坏，不是看他身上穿的和嘴上说的，而要看他是怎么做的；你不要被它标致的外表和好听的歌子骗了。它是道地的坏鸟。一到枇杷成熟，就飞来了，专拣大的好的吃。每只果子上只啄一口，又吃又糟蹋。”说着，他重重地敲了两下竹梆。

“它怕你这竹梆子吗？”

“当然怕！坏家伙总是胆小的！你听，声音断了吧？”

嘹亮的悦耳的歌声果然中断了。不远的树枝丛里，“噗哧”冒出两星黄点子来，仓皇飞去。

“逃走了！”潘阿乔老爹听到响声，判断道。接着又说，“话说回来，我们这里，坏鸟终究不是多的。除了还有山麻雀、山喜鹊要吃果子外，其他象白头翁，紫酱鸟，白漂，十姊妹都是好鸟。呵，还有家家花，你留神听，阿曾听见‘家家下谷，家家下谷’？这就是家家花在催人播种下谷。

我就喜欢这种鸟。一次，我的孙子爬树掏鸟蛋，掏了半小篮子。里面有几只家家花生的蛋，我喝令他送回鸟窝去，他不肯，被我揍了一巴掌。你别笑话，打孩子现在不兴了，不过当时为了家家花呀！我还在家立了条规矩：掏家家花的蛋，罚！掏秀眼的蛋，赏！”我忍不住笑道：“罚什么，赏什么？”老爹说：“罚，罚三天不出大门边；赏，等城里放映队来了，看场五分钱的电影。”

老爹一边说，一边敲竹梆。我跟着他，竟跑了大半个枇杷园。这时，太阳已经出山，林子里陡然明亮起来。我向山坡下面看去，只见许多人，男的女的，身背果篮，手拿摘钩，肩扛高梯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披着朝阳，踏着晨露，沿着石坎小道上坡来了。呵，采枇杷开始了。

马上，枇杷林里热闹起来。年轻的，男的女的都上了树。有的立在斜倚的高梯上，有的就干脆站在或坐在树丫杈上，把一枝枝枇杷，采来放到挎在腰边的果篮里。年纪大一些的人，在树底下接果篮，把里面满装的枇杷，轻轻地转放到竹篓子里，再把空果篮递给树上的人。

阿乔老爹休息了。他把敲梆子的木棒头插在腰里，顺手抽出和木棒头差不多的竹管烟袋，

眯着细眼，抽一袋烟。

“今年枇杷是小年，难道你看得出是小年吗？我们服侍得好，肥料让它吃足，修枝、除虫抓得紧，小年就变大年。你看，果子多大！只只象鸡头。你尝尝看！”他从果篮里拿了两只给我。

真是鲜美极了。果大，肉厚，汁多，味甜。

我正要赞美，只听见头顶上一阵笑语，和露珠一道洒落下来。有个姑娘叫道：

“老爹，请你做个证人！”

这是个俊俏而调皮的姑娘，穿一件小红袄，下面是淡蓝色的裤子。坐在树丫上，一边和梯上几个男女说笑，一边采枇杷。一条长辫子垂挂下来。

阿乔老爹说：“毛囡，你们又打赌啦？”

毛囡说：“我看这棵树起码好采五百斤，阿根说，顶多四百五。超过四百五，他请我到前山看杂技表演。”

“要是不到五百斤呢？”立在梯梢头上那个叫阿根的小伙子说。

“这……要什么，送你什么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悔!”

“我要你给我补二十双破袜子。”

“啐!”姑娘脸红了。周围的人大笑起来。

“这有什么?补袜子就补袜子。”姑娘振作一下说。“阿乔老爹作个证,我赢了,你不要赖!”

阿乔老爹欣然作证。他笑着轻轻对我说:“我看小伙子输定了,这棵树不会少于五百斤。这也难怪,往年超过五百斤的树,要点起灯笼来找哩!”

姑娘嘴上和人说笑,手上的动作却十分轻快。她腰间挎的果篮,一会儿就满了。空篮子向上传,满篮子往下递。有几枝枇杷,长在树梢头,连立在高梯上的人也采不到。只见她轻盈地踩在高处一根软枝条上,那枝条一颤一晃的,她全然不觉,敏捷地把梢头那几枝枇杷采下来。她象一只矫捷的燕子,又象一朵飘忽的彩云。

“她的胆好大,不怕跌下来!”我惊讶地说。

阿乔老爹笑道:“从小练的,是个掏鸟蛋的皮王。而今,她是个采枇杷的能手。一天能采二三百斤。采得快,又采得好!”

“采枇杷还有好坏?”

“有,大有讲究。好手采的枇杷,放上二三

个月不坏；耍手采的枇杷，放上三五天，就烂了。你晓得为啥？你看，这白沙枇杷皮多薄，多嫩，指头不能碰，碰过的地方容易烂。采枇杷讲究指头不碰果子，只能轻轻地捏着枇杷柄，从树上摘下来。心要细，眼要尖，手要快。毛因就是这样又快又好的能手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能干哩！”

又是一阵笑语，从树头上洒落下来。原来树上的人并没有听清阿乔老爹说的话，他们在数一上一下的果篮子，比赛谁采得多采得好哩！

回到阿乔老爹屋里吃早饭的时候，我看到大队门前的晒场上，装满鲜嫩枇杷的竹篓子，已经堆得象小山一样了。

阿乔老爹早上还喝酒。他给自己斟了浅浅一盅，也给我斟了一盅。他说这是道道地地的洋河大曲。是去年卖枇杷给国家分到的奖励酒。他没舍得喝，埋在地里。这两天，是枇杷丰收的日子，很忙，为了提精神，每餐他都喝上一盅。

“这酒真醇！喝一口，保险你觉到，火辣辣的，一根线样的从嘴里直到心里，来来来！”

我喝了一口，并没有象阿乔老爹说的有那种火辣辣感觉，却感到甜津津的，一直甜到心里。



水 港 桥 畔

苏州城里，有不少这样别致的小街小巷：长长的，瘦瘦的，曲曲又弯弯；石子路面，经夜露洒过，阵雨洗过，光滑、闪亮。在它的旁边，往往躺着一条小河，同样是长长的，瘦瘦的，曲曲又弯弯。水面活溜溜的，风一吹，荡漾着轻柔的涟漪，就象有啥人在悄悄地抖动碧绿的绸子。每隔二三十步，就有一座小桥。有耸肩驼背的石拱小桥，有清秀玲珑的石板桥，也有小巧的砖砌桥和油漆栏杆的小木桥。正是唐诗人杜荀鹤形容过的：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皆枕河，故宫闲地少，水港小桥多。”不过，诗人还忽略了另一特色：这里的桥堍下，大都有一片茶馆，或者是一

月卖水兼卖茶的水灶。天麻麻亮，茶座早已客满。上了些年纪的人，捧着凸肚的小茶壶，在这里谈天说笑，讲山海经，度过一个又一个早晨。这是苏州古老、幽静的小街小巷闹腾的一面。

我们绸厂，就在这样一条道地地的苏州石子小街上。厂里的老工人，都喜欢到街西头石拱桥堍下那月茶馆喝茶。茶馆的招牌已老得发黑，字迹也模糊不清了，这并无要紧，在这条街上，啥人还不知四海春茶馆呢？这里的水开，茶香，加上送茶倒水的服务人员热呼，所以生意颇好。每天发两个市：早市和午市。早市从天刚亮五点钟左右至九点，喝茶的大都是做中班的工人；午市，实际上是下午市，从两点多钟至傍晚五点，喝茶的大都是下了早班的工人。主顾都是老主顾。茶堂里放着七八张四仙桌子，啥人占哪张桌子，坐哪个座位，似乎也是一定的，就好象大家订过不成文的协议。喜欢拣老座位坐，据说这是喝茶人的习惯。

我们厂里纹工^①出身的设计员花桂五老师傅，是喝惯早茶的人，他总是坐在茶堂里壁靠窗

① 纹工——绸厂里专门复制织物上花纹的工人。

的那个座位上。泡好茶，他习惯地推开窗。窗下面，便是那条长瘦弯曲的小河。小河东端的天边，燃烧着一片红、紫、黄、橙的瑰丽的朝霞，碧绿的河水，也染上了一层胭脂红；河对岸倒垂的柳枝条，一下给镀上了金，光彩夺目地随风摇曳。几只翡翠翅膀的百灵儿，特别神气，在金色的枝头跳跳蹦蹦地啾鸣。耸肩拱背的石拱桥，容光焕发，披起了朝霞绣制的彩衣。桥顶上，一位老人在打着轻柔的太极拳……花桂五老师傅深深地吸了口清新的空气，又喝了口香茶。他出神地对着窗外。大概他又被这小河畔清晨幽静美丽的景色陶醉了！在这里，他的心情舒畅极了，他的胸襟开阔极了；他的想象的鸟儿展翅翱翔了；他的智慧的马儿腾蹄驰骋了。这里的一景一物，常常触发着他对新图案的构思，帮助他对绸缎新品种的设计和创作。据说，他设计的、受到国内外消费者欢迎的鸳鸯绸，就是他看到朝霞洒满小河这个美丽的景色有所触发而创作的。有一次，我和他坐在靠窗的四仙桌旁，边喝茶边下棋。我看准苗头，给他来了个马跳卧槽将军，得意地喊道：“将军又抽车！”等了一会，却不见他还手，我以为他难住了，在想解围的棋招